

Philippe Ariès  
L'homme devant la mort  
I. Le temps des gisants



# 面对死亡的人

上卷 卧像的时代

〔法〕菲利普·阿里耶斯 著

吴泓缈 冯悦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 面对死亡的人

上卷 卧像的时代

(法) 菲利普·阿里耶斯 著

吴泓缈 冯悦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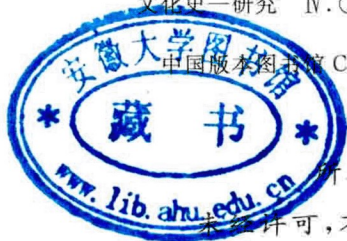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面对死亡的人. 上卷, 卧像的时代/(法)阿里耶斯著;  
吴泓缈, 冯悦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ISBN 978-7-100-10944-4

I. ①面… II. ①阿…②吴…③冯… III. ①死亡—  
文化史—研究 IV. ①B08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92900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面对死亡的人

上卷 卧像的时代

〔法〕菲利普·阿里耶斯 著

吴泓缈 冯悦译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0944-4

---

2015年2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15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3 1/4

定价: 35.00元

Philippe Ariès

**L'HOMME DEVANT LA MORT**

**I. Le temps des gisants**

Éditions du Seuil, 1977

中译本根据法国色伊出版社 1977 年版译出

# 目 录

前言	1
第一部分 人皆会死	5
第一章 被驯服的死亡	7
预感死之将至	8
暴卒	14
圣徒之死不同凡俗	17
仰卧而去:通俗的死亡仪式	18
公众性	25
史之留痕:二十世纪的英国	26
十九、二十世纪的俄罗斯	28
死者入眠	30
繁花似锦的花园	34
听天由命	36
被驯服的死亡	39
第二章 圣陵旁,教堂中	40
圣人的庇佑	40

- 公墓成镇,墙内安葬/45
- 墓地:“教会的怀抱”/55
- 被诅咒的葬法/58
- 教规:教堂内严禁下葬 习俗:教堂即墓地/62
- 堂院与藏骸所/69
- 集体墓葬坑/76
- 骸骨堆/80
- 敞开的大墓地/83
- 避难所与居住地 广场和公共场所/84
- 教堂取代圣人 哪座教堂? /96
- 教堂的何处? /104
- 何人葬入教堂? 何人葬入墓地? 图卢兹的例子/110
- 英国的例子/119

## 第二部分 自身之死/123

### 第三章 死的时刻 生的记忆----- 125

- 来世说,心态的标识/125
- 最后的登基/127
- 末日审判,生命之书/130
- 生命终结时的审判/139
- 关于死的种种母题/144
- 传教方针的影响? 死亡率过高? /165

- 对生的热恋/171  
贪恋红尘与静物画 收藏家/177  
挫败与死亡/184

#### 第四章 对彼岸的担保----- 187

- 古仪式追思祷告 悲伤逝抱紧遗体/187  
为亡灵祈祷/195  
古老仪式：念诵人名/198  
害怕下地狱，炼狱与等待/202  
罗马弥撒：死人的弥撒/206  
圣体拜领台的祈祷/208  
僧侣的情感：教堂的财富/210  
中世纪后期的新仪式：教士的作用/215  
新的送葬队：教士和穷人组成的队列/220  
遗体从此藏在灵柩台上的棺材里/224  
丧葬弥撒/230  
入土之日在教堂做法事/233  
下葬之后的种种法事/237  
慈善基金及其公告/241  
教友会/243  
此岸和彼岸的保障；遗嘱的功能；财产的重  
    新分配/250  
财富与死亡；用益权/257  
立遗嘱：良心的责任，个人的行为/260

遗嘱,文学体裁/263

还是被驯服的死亡/267

第五章 卧像、跪像与灵魂----- 269

坟墓成为无名墓/269

从石棺到木棺,以及穷人的“无棺”/273

生之追忆,死之葬地/275

圣徒与伟人之例外/278

天上地下:两种生命延续形式/284

十世纪末的情况/287

碑文的恢复/288

首先是身份与祈祷/289

召唤行人/291

英雄事迹,义举善行,长篇的生平悼文/295

家庭情感/307

根据外形的坟墓分类,带墓志铭的墓/312

竖墙墓,巨型建筑/313

趴在地上的平墓/317

想象中的坟墓博物馆:卧像-休眠/320

仿照卧像安置尸体/325

灵魂迁移/329

卧像与跪像的联系:双桥墓/334

跪像/339

返回肖像·死者面膜·纪念塑像/345



卧像和跪像的末世意义/354

墓地,墓上十字架/356

马尔城墓地/364

基金墓与“供养碑”/368

灵碑/374

还愿牌/381

祭堂与家墓/384

虚拟博物馆的教益/389

注释-----391

# 前 言

这不是一篇序。真该属于本书的序 1975 年刚过便已发表，发表在《死亡史随笔》一书的前边。在那本书里，我解释了自己为何要选择这个课题，出发点是什么，然后又如何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上溯下沿，以及此类长期性的研究在方法上所遭遇的种种困难。这一切我不打算在此重述，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去读读《死亡史随笔》。

那篇先期发表的序，被我命名为“一本未完成之书的故事”，讲的就是现在这本书。当时我还很难知道此书何时写完，因此便决定不再拖了，先结集出版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没想我得到了一次好机会，加快了研究步伐，提前完成了任务。1976 年 1 月，多亏友人 O. 拉努姆(O. Ranum)的介绍，我进入了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进行为期半年的研究。在这段时间内，我把全部精力和时间都投入到这一课题上，最终完成了这本已写了十五年的书。

大家知道，在美国有那么几个“德兼美修道院”<sup>\*</sup>式的好去处，进院的学者可以完全摆脱尘世俗务而像当年僧侣们醉心于宗教那

---

<sup>\*</sup> 拉伯雷在《巨人传》中描写的乌托邦理想学校，据说在东方契丹附近。——译者

样沉浸在自己的研究课题里。

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就是这样一所世俗的德兼美修道院。它坐落在一座壮观的红砖城堡中，新都铎建筑风格令人恍若回到了古代，对于一个研究死亡历史的学者而言，它本身就是一座别具一格、名副其实的寝陵，一座史密森学会奠基人的寝陵！青青的葡萄藤半遮着我宽敞办公室的窗户，窗户面向国家广场，面向那一大片覆盖华盛顿中心的绿地毯。在这里，中心主任 J. 比林顿 (J. Billington)、客房仙子弗兰·亨特 (Fran Hunter)、行政人员、秘书、图书管理员，所有人都无微不至，为“同事们”的潜心修行尽心尽力。

人间之情，减轻了隐修之苦，此乃美国人的秘密法宝，维持此情的既有严肃的友谊，也有与过路学者的偶遇。这接待的质量，其稀有的价值，唯有多少有过出外游学经历的人才能领略。

离开华盛顿时，我要写的只剩下结论部分，那也是因为我有意想搁上一搁，再就是加上注释与参考文献，以及心中的谢意。

对我的研究感兴趣的朋友与同事们为撰写本书提供了大量的帮助，他们向我提供资料、网址和建筑物的地址，碑铭和文本，参考文献和报刊剪辑……在此我深表谢意。

我要致谢的女士有：N. 德·布朗沙迪埃，M. 鲍科尔，N. 卡斯唐，L. 考罗蒂，M. 扎普斯卡，A. 弗勒里，H. 哈贝曼，C. 哈纳维，J.-B. 霍尔特，D. 施娜佩，S. 斯特拉兹维斯卡，M. 沃尔夫-泰鲁瓦纳。

我要致谢的男士有：J. 阿德马勒，G. 阿代曼，S. 博耐，P.-H. 毕

特勒, Y. 卡斯唐, B. 卡兹, A. 沙斯泰尔, P. 朔努, M. 考拉尔, M. 高尔多涅, J. 扎普斯卡, P. 戴尔, J.-L. 菲里叶, P. 弗拉芒, J. 格雷尼松, J. 戈德朔, A. 格卢义, M. 吉尔曼, P. 吉拉尔, G.-H. 吉, O. 哈纳维, C. 叶林斯基, Ph. 茹塔尔, M. 拉诺阿, P. 拉斯莱, I. 拉万, F. 勒布翰, G. 列拜尔, O. 米歇尔, R. 曼德鲁, M. 莫拉, L. 伯思发, O. 拉努姆, D.-E. 斯塔纳尔, B. 沃格莱尔, M. 伏维尔。

安妮·弗朗索瓦曾为我仔细阅读手稿。

有几位作者对我很有启发或者为我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 他们的名字也应列在这份名单上: F. 库蒙, E. 马勒, E. 莫兰, E. 帕诺夫斯基, A. 特南逊。

显而易见, 道路十分漫长, 但一路的援助之手数不胜数。墨海苦旅此刻终于到达了港湾。但愿读者再也感觉不到沿途的波折与踌躇。



## 第一部分

人 皆 会 死



## 第一章

# 被驯服的死亡

我们分析的起点是中世纪前期的死亡形象，比如说罗兰之死。不过死亡形象远早于罗兰：那是最古老的历史——大概是史前史——中长夜漫漫、无时间记载的死亡。罗兰身后，这一形象留传下来：在拉封丹寓言中那位樵夫身上，托尔斯泰小说中那些农民身上，乃至二十世纪的一位英国老妇人身上，我们又遇见了这一形象。但中世纪早期比较特别：教会中的博学之士要传承和恢复上古先哲文化，可骑士贵族却把大众口头文学中的形象强加给他们。罗兰之死被视为圣徒之死，但并非那种神秘莫测的离奇之死，例如高郎翰(Galaad)或梅艾涅(Méhaigné)国王之死。中世纪的圣徒是教会文人从世俗骑士文化中借来的观念，这个文化本身源自民间<sup>1</sup>。

一种古老文明面对死亡所特有的态度，它源远流长，起始于人类之初，熄灭于我们眼下。而此一时代和此种文学的意义就在于用实实在在的文本清晰地再现了这种态度。我们想要讲述的是一部演变史，在本书的整个过程中，为了理解历史的每一点变化，我们都必须回过头来参照这一传统态度。



## 预感死之将至

让我们先来天真地问一句：在《罗兰之歌》中，在圆桌骑士的传奇中，在关于特里斯丹(Tristan)的诗歌中，骑士们如何死去……

他们决不会糊里糊涂地死去：仙逝之时总有习惯性的仪式，赞叹性的描述。普通正常的死并不阴森恐怖，虽说也有人会因伤猝死，因激动过度而亡。

其主要特点便是留出了一段预警的时间。“啊，和蔼慈祥的老爷，这么早您就想到了死？”“是的，”郭凡<sup>2</sup>答道，“要知道我活不过两天了。”无论是大夫，陪伴者，还是神父——后者若没到场是因为没人通知——，都没有他本人清楚。唯有临终之人方知道大限来临的确切时刻<sup>3</sup>。

国王班不幸从马上跌下。他失去了一切，带着妻儿逃离自己的领地和城堡。他停下来观看远方正在燃烧的城堡，“那曾是他的全部安慰”。他痛不欲生：“国王班如此想着，用双手蒙住双眼，巨大的悲哀攫住了他，撕扯他的心，他流不出泪、透不过气来，脸色苍白，重重地从坐骑上摔下去……”那时的人常常失去知觉，即便那些从不畏死的蛮勇战士，也会动不动就昏过去。男人一激动就昏过去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巴洛克时期。只是到了十七世纪后男人或曰雄性才有必要控制自己的感情。到了浪漫时期，昏厥成了女人的专利，并为她们所滥用。如今，昏厥不再有其他含义，只是一种临床症状罢了。

国王班苏醒过来，发现鲜血从自己的口、鼻、耳中流出，“他看